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海卷九十四　　　　　　餘姚黄宗羲編

論十一

太極論　陸瑯

太極之辨自朱陸後若不可置喙客復有以為問者予疏答之然非敢求異也姑存所疑為論尚請正於君子

孔子曰易有太極太極其儀象卦爻之會乎在造化

則一氣之渾淪者耳由一氣之渾淪者分之為陰陽又分之為五行為萬事萬物統言之則一氣一物也會歸所在正如屋之有極故名太極以此言之太極不可訓理不可謂形而上者盖既名太極矣而兩儀以下又不過即此以分之特離合之名異耳非有他也太極既可以言理則兩儀以下獨可以言器乎盖太極而兩儀而四象而八卦以至於萬事萬物之彙莫不有條理焉其自然而不容已當然而不可易所

謂形而上者合於一而一之所以為一者理也散於萬而萬之所以為萬者理也是其不能外形器以有見而亦不可滯形器以有求此則理之於氣本無先後彼此之別者然非謂太極也若認太極為理則儀象之生咸自於太極故不得已而有理生氣之說又謂冲漠無朕之中而此理已具則其說理似稍懸空矣其不善學者遂至冥思妄想以求所謂太極於天地萬物之先其不流於老氏之論幾希大儒朱子反覆辨解雖其所以訓

理者則是然恐非太極本旨而詞說纏繞宜其無以服陸氏之心也要之周子之於太極亦就陰陽之未分者言故曰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又曰陰陽一太極太極本無極也

朱陸　海瑞

朱陸之論定久矣何自而辨之辨之以吾之心而已維天之命其在人則為性而具於心古今共之聖愚同之得此而先堯舜禹有危微精一允執厥中之傳得此而

後孟子有求放心先立乎其大之論未有舍去本心别求之外而曰聖人之道者軻之死不得其傳而人心之天則在也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恃有赤子之心故雖出之千百載之前其事千百載之下可以一言而定陸子門人問陸子學以何進曰得之孟子則精一執中之旨陸子得之矣乃朱子其學則異於是大學致知在格物借之為誠意正心之用也猶之惟精乃惟一之功明善乃誠身之功功在格致道在誠上朱

子篤信大學平生欲讀盡天下之書議盡天下之事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事畢矣天下之書可得而盡讀之乎事可得而盡議之乎韓退之原道言誠正不及格致朱子指為無頭學問是以格物致知為大學頭一事矣入門一差是以終身只做得大學先之之功不盡得大學後之之益無得於心所知反限王陽明謂晦翁氣魄極大合下便要繼往開來少年已着了許多書然則此非其誤認之故毫釐之差而為千里之謬者乎

夫顔子曾有一著述乎聖人以其躬行心得之餘出之於威儀文辭之末富於中見於外不可强而亦不得而飾也心齋生忘不遷不貳顔子之著述大矣舍去本心日從事於古本册子章章句句之好勝之私心好名之為累據此發念之初已不可以入堯舜之道矣聖人不廢學以為涵養是以中庸有尊德性而道問學之說賢人而下不廢學以求復初是以孟子有學問之道求其放心之說子思孟子傳自堯舜陸子識之然陸子不免應

舉子業即其語録文集年譜可見餘力學文尚不如是也自傳心之法視之猶俗學也朱子反謂其專務踐履盡廢講學輪對五劄言涵心性乃自其所心知者出之如孔子答哀公修道誠身孟子告齊梁仁義孝弟亦推本之論也朱子答之書而戲之云這些子恐是葱嶺帶得來天下之人只一性命而事物在焉朱子只要人讀書講說研究於外予不知朱子之所謂矣儒學禪宗其判不啻千里而要其初只是毫忽儒道寂守其心中涵

事物有天下國家之用禪宗廢棄百應徒為空虛寂滅之養朱子指陸為禪然則將不講其心就外為家國天下之用呻吟其佔畢而曰某章某句如此某章某句如彼然後為能學歟顏子終日不違如愚夫子以道統寄之生丁朱子之時言論相及不知其如之何而為禪之詆矣陸子不免少溺於俗然心知其然平日拳拳以求放心先立其大為教聞彼也自聞而已見彼也自見而已猶得之朱子則楚辭陰符參同契韓文皆其年年月

月訓詁之冊不知此一訓詁何日而已也末年之悔謂令此心全體都奔在冊子上若有得矣而先入之深讀書為主而待其餘未見其真能脫去舊習收功一原也危疾一日前猶解誠意章深溺於誦說没身不復聖人六經躬行心得之餘為之養盛之充因著其用朱子則極意於此讀書為先求心反為後繭絲牛毛識者以集大成歸之謂擇諸家之訓釋而纂其長則亦可矣謂道在是則周元公惑可而朱不然矣說者又謂朱子羽翼

六經嘉惠後學其功不淺夫朱子自少至老無一日不在經書子史間平生精力盡於訓詁而其所訓又多聖人之經賢人之傳也夫豈得無功於後聖真以此破碎道一由此支離又不能不為後人之誤功過并之而使人繁於枝葉昧厥本原其過為大三代而後學之陷溺如朱者比比然也朱子欲以其學為天下宗天下亦以此信宗於朱子故予不及其他獨指朱子為過陸子謂此老平生志向不汩於利祿當今誠難其匹夫朱子豈

不知心之為大而求之心哉誤認格致為入門指著述為功業迹轍既弊所得隨之韓退之因文以見道而非明道以為文日月至焉而已矣無乃朱子過歟欲往京師心識國都之所在行遠自邇計日可到懵於定向執途之人而訊之岐路之中又有岐焉訊之所不及失之矣大抵天下得意忘言區區於文義講說之間真趣薄矣深造自得者當見之顔子默契道體孔子予欲無言天淵禪學而其致虛之篤一而已矣然則朱子無乃得

言而自薄於其意無自得之則居之安資之深之益日從事於故紙堆中外强中乾呂東萊謂銖銖而析之寸寸而較之無復有詩矣朱子之謂矣朱子平生誤在認格物為入門而不知大學之道誠正乃其寔地以故一意解書其解書其論人心術見焉謂司馬温公只恁行將去無致知一叚朱子日日經史其不滯於實心實事無私無黨有餘力而後文學之君寔無足怪矣大凡人言語文字皆心為之陽明致良知其釋經不取朱子之

說者多說在心性上朱子釋經全說在多學而識上陽明鶻突其說誠有之然猶不失為本原之養也猶第一義也朱子則落而下之離而去之矣道問學之功為尊德性而設與孟子學問求放心同義朱子解之曰非存心無以致知而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知闕

正諸儒入膏肓之病也使在周邵閘之喜過而樂與之矣孝弟忠信常不足以應天下之變而才術辯智常不足以定天下之經亦此意也朱子遺婺人書乃謂諸君子聚頭磕額理會何事乃致有此等怪論少見朱陸交惡録齊則失矣楚亦未為得也光風霽月灑落襟懷有如周元公邵康節其人者寧有此言説舉措耶情見乎辭行如其心涵養未融克伐為累晦庵不能無大不蒲於後學之意矣後人為朱

陸之議聶雙江以黨同伐異挾勝崇私言之然當其時門弟子則已然矣豈非朱子身自作則一時門下習氣而又因以貽之後乎自宋至今五百餘年是朱非陸所在羣如也正雙江黨伐挾崇之謂陽明之所稱今之尊信晦翁無異於戰國之尊信楊墨也抑何從而辨之乎孟子曰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請以是為朱陸之辨

天下之勢最患於成　張居正

天下之勢最患於成成則未可以驟反治之勢成欲變

而之亂難亂之勢成欲變而之治難譬之霖潦之時淡雲薄霧皆足致雨雖日光暫吐旋即彌復陰之勢成故也亢旱之歲日光酷烈潤氣全消雖雲靄旋興旋即解散熯之勢成故也夫亂非一日之積也上失其道民散於下貪吏虐政又從而驅迫之於是不逞之徒乘間而起堤防一決雖有智者無如之何矣夫吏之被訐也以虐政毒民然茹其毒者恒不能訐吏而訐吏者皆武斷鄉曲素不畏官法者也盜之起也以迫於饑寒然饑寒

者不能為盜而為盜者皆探丸亡命喜亂好鬬者也彼方含毒挾刃以鬬一時之釁而為人上者又以亂政驅之藉其怨憤無聊之心以鼓其好亂不逞之氣飈至火烈一旦遂欲撲滅之能乎故識其幾而豫圖潛消之上也不幸而至於是在上者有人引咎罪已拯罷困之民誅貪賊之吏使天下之人係心於上而未睽離則盜賊之勢孤而應之者少數年之後根本漸固人心漸安不逞之徒其忿已泄而其勢日殺庶可解散耳然至是國

家之元氣十損八九矣故勢之未成中材可以保圖勢之既成智者不能措意賈生之論曰借使子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佐山東雖亂秦之地可全而有此不揣事勢之言也夫天下怨秦久矣當此之時雖伊呂何益乎

天下之事極則必變 張居正

天下之事極則必變變則反始此造化自然之理也堯舜已前其變不可勝窮已歷夏商至周而靡敝已極天下日趨於多事周王道之窮也其勢必變而為秦舉前

代之文制一切剗除之而獨持之以法此反始之會也然秦不能有而漢承之西漢之治簡嚴近古寔賴秦為之驅除而貢薛韋匡之流乃猶取周文之糟粕用之於元成衰弱之時此不達世變者也歷漢唐至宋而文敝已甚天下日趨於矯偽宋頹靡之極也其勢必變而為元取先王之禮制一舉蕩滅之而獨治之以簡此復之會也然元不能久而本朝承之國家之治簡嚴質樸寔藉元以為之驅除而近時迂腐之流乃猶祖晚宋之弊

習而妄議我祖宗之所建立不識治理者也

三代至秦渾沌之再　張居正

三代至秦渾沌之再闢者也其創制立法至今守之以為利史稱其得聖人之威使始皇有賢子守其法而益振之積至數十年繼宗世族芟夷已盡老師宿儒聞見悉去民之復起者皆改心易慮以聽上之令即有劉項百輩何能為哉惜乎扶蘇仁懦胡亥稚蒙奸宄內發六國餘孽尚存因天下之怨而以秦為招再傳而蹙此始

皇之不幸也假令扶蘇不死繼立必取始皇之法紛更之以求復三代之舊至於國勢微弱强宗復起亦必亂亡後世儒者苟見扶蘇之諫焚書坑儒遂以為賢而不知亂秦者扶蘇也高皇帝以神武定天下其治主於戚强前代繁文苛禮亂政獘習剗削殆盡其所芟除夷滅秦法不嚴於此矣又渾沌之再闢也懿文仁柔建文誤用齊黄諸人踵衰宋之陋習日取高皇帝約束紛更之亦秦之扶蘇也建文不早自敗亦必亡國幸賴成祖神

武起而振之歷仁宣英憲孝皆以剛明英斷總攬乾綱獨運威福兢兢守高皇帝之法不敢失墜故人心大定而勢有常尊至於世廟承正德群奸亂政之後又用威以振之恢皇綱飭法紀而國家神氣為之再揚蓋人心久則難變法之行不可慮始即有不便於人者彼久而習之長而安焉亦自無不宜矣三代惟商之規模法度最為整肅成湯伊尹以聖哲勇智創造基業其後賢聖之君六七作故國勢常強紂雖無道而周取之甚難以

文武周公之聖世世歴三紀始得帖然順服盖天下之歸殷久矣余嘗謂本朝立國規模周以下逺不及也列聖相承綱維丕振雖歴年二百有餘累經大故而海内人心晏然不揺斯用威之效也腐儒不達時變動稱三代云云及言革除事以非議我二祖法令者皆宋時奸臣賣國之餘習老儒臭腐之迂談必不可用也

酒德論 汪道昆

昔都人之飲客者非嫯不甘比年䰞嫯者半至人謂中

山以下若吳醴楚瀝其地屢遷將婺以遷德耶何今之婺非昔之婺也余居婺且久葢嘗習之即今之鬻者果必皆良其良者猶故耳始都人無善酒必以婺為上尊頃之則酤者良矣其後王公貴人鬭其供具監六物而求其良焉即婺之良曾不以當醴醆况粢醍乎哉余聞弘治中羣臣奉職無闕退朝則相與講業故文事興今上端拱而治百執事無夙夜之勞日飲而醉是故酒德茂此治徵也楚好戰故堅甲在楚韓好兵故利兵在韓

然則今之所服者必楚之甲韓之兵也婺何有焉

理氣論　侯一元

子曰予欲無言自漢以下抑何其言之多也然訓詁而已雖云無益而亦無害若談道而多則吾懼道術之為裂也夫緩使弟墨卒以戕緩君子歎之可不慎哉夫陰陽氣也一陰一陽氣之自然所謂理也猶木之有文理絲之有條理也而文理豈離木哉去絲又安得條理哉今曰先有理而後有氣又曰氣成形而理亦賦焉則若

二物然者此後學之所以疑也或曰無人之區而人生焉無魚之水而魚育焉非其先有理哉曰不然也氣之未滋固無由而見其條理也氣之既滋則即此而條理槩然寧有所待哉故人心道心名異而心一也天理人欲情異而行同也仁固惻隱也義亦惻隱也非惻隱則焉有辭讓焉有是非分之則四合之則一而已上蔡得玩物之言而面發赤程子以為惻隱之心心寧有二哉或曰人之與物所同者氣也所異者非理歟曰非也人

有人之理物有物之理莊子曰惟蟲能蟲惟蟲能天言盡其天也聖人與我同類而惟聖人能盡其天故曰踐形既謂之人矣氣雖有清濁也有厚薄也獨如其理之一何哉故曰論氣論性二之則不是程子則可謂深於理也已

墨佛論　謝廷讃

世有消豪傑征邁之氣而柅愚不肖馳騖之心者則墨佛之教是也今夫秦之為長城也至寢處人之骨飲人

之血而曾不姑息故將曰使子孫萬世為王讖緯之說曰亡秦者胡而不知胡亥生於離裏嗟夫堯舜之天下不傳於朱均而後世推聖劉裕以儉風其孫子而後世之孫子且曰田舍翁得此已為過也然則墨者之兼愛非乎記不曰慈者所以使衆乎父子天性雖不論報施而為蝎為牛少得錐刀之贏以為固然此田舍翁之說也故墨者兼愛非曰使至親如路人也執塗之人而親之也四海兄弟豈弟父母亦非邪夫秦之長城安在也

張禹之哀憐其少子願補黑衣之數又安在也以為蹠寔故為君者寧嘗剸其民為長城為積貯為臣者寧朘削為墨吏枉吏議曰為其子孫不知轉盼如截道之㹠試問桃源天台諸人陵谷變遷遼東鶴返子孫尚有涕泣而迎之者乎孝者尚惻愴一抔之土不肖者至市其陵寢粥其題輳矣此佛氏之所以空一切山河大地也豈惟世界空亦世念空我不空之自有空之者故墨氏之兼釋氏之空猶賢於蟻之貧緣與夫蛆之

羶聚者彼賢智之士聞若說也者必將絕聖棄智而世界一切俱幻故若語不可使聞於賢智愚不肖之人聞若說也者曰吾毀其身汚其名競錐刀以貽所不知何人得我者以為固然而吾殆幾於非人其亦夫有悛心故曰墨佛之說不可為而不可不為也是銷賢豪征邁之氣而柅愚不肖馳騖之心者也

性論　王漸逵

性至難言也必原於天遡於命驗於人衷於聖會於心

放之天下凖之古今而皆合焉斯得之矣是故性至難言也得其要一人論之而有餘不得其要千萬言演之而不足性果可以易言哉吾嘗即古今之論性者而折衷之商書曰降衷下民若有恒性詩曰民之秉彞好是懿德劉子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此以理言也易之大傳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子思子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此亦以理言也記曰民有血氣心知之性則隨於氣質矣在孟子之時有為杞柳

之説者矣有為湍水之説者矣有為無善無不善之説者矣曰食色性也又曰生之謂性此又専以形質而言也孟子之後有荀子荀子曰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荀子後有董子董子曰性者生之質也董子後有揚子揚子曰人之生也善惡混修其善者為善人修其惡者為惡人揚氏之後有佛氏佛氏曰作用是性夫荀子之言是專夫氣之偏塞者言之也生之質氣也善惡混亦氣也作用者知覺運動之謂也亦以氣言也唐時有韓子

韓子曰性有三品葢酌乎荀揚之間者也宋時有周子
周子曰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又有眉山蘇氏蘇氏
曰古之君子以可見者言性皆性之似也蘇氏之後有
胡氏胡氏曰性者天地鬼神之奥善不足以名之孟子
言性善猶佛所言善哉賛嘆之辭也胡氏之後有象山陸
氏陸氏曰人之性惡告子論性强孟子斥又黨於告子
者也夫言三品言告子論性强孟子氣質之說疑之也
剛柔善惡之中中性存焉雖未離乎氣而已别乎氣矣

可見者性之似以吾心之不測言之鬼神之奥以吾心之至虛言之也嗟夫盈天地間理氣合一而已矣太極者理也陰陽五行者氣也人之生得乎太極之理以成性得乎陰陽五行之氣以成形故太極之理落在人心則為之性本無不同也但人禀於陰陽五行雜揉不齊則有昏明强弱之異耳故程子謂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夫性善也蔽於氣則昏矣故性猶寶珠也落之清水則明落之濁水則暗是水之清濁不齊而

珠之明暗以之然終非水之所能涸也過則明矣故孔孟後千百年而得張子程子張子曰有天地之性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張子之言又足程子之所未足也雖然程子以性言性而氣質歸之氣質則亦張子弗性之意矣即是而觀孟子子思以上論性是舉其上焉而論之也所謂生之理是也荀揚諸子是舉其下焉者而論之也所謂氣質之渣滓是也胡氏蘇氏之説又以虛靈竅妙言之

則涉於佛矣周子之中所以別乎氣而言之矣噫張子程子既發於前而朱子又分析於後世無二三子則性善之論終或疑之而氣質之說諸子可以自解矣雖然程子以性氣對言張子以天地氣質互舉則以氣質為性者尚未脫然所以致後世之紛紛者吾猶憾焉愚則曰具於心者謂之性成於形者謂之質則性固性也氣質固氣質也性則至善氣質則有昏明強弱之不同焉以是而言則性不混於氣質而氣無與於性是故不必

謂不備不明不必謂君子有弗性之論而使天下曉然知吾性之本善聖賢可學而至氣質雖有昏明可善反而復之則天下之性一天下之性一則天下之見一天下之見一則天下之論一矣愚蓋以此而足張程未足之意以證古人性善未疏之旨

好名　徐應雷

令人見孝友忠信高潔超曠慷慨義烈之士弱者不知自愧而諱人之能强者頗知其愧而忌人之能輒加以

好名二字蔽其生平於是談道講學者動輒曰當剷盡名根噫何言之易哉吾未見有好名者也記得有談某名公由翰林外補官滯外臺近日病甚某名士曰此公文章人品俱卓獨名根尚在未得賜環是故病甚余時不敢言而心哂之曰嗚呼憒憒此何與於名根有談某禪師使人諷某名士某名士往拜者余曰禪師果真心寔行那得爾某名士曰禪師獨名根尚在耳余時亦不敢言而心哂之曰嗚呼憒憒此何與於名根有談某名

公不得會元其名公不得狀元終身不懌者曰名根尚在余時亦不敢言而心哂之曰嗚呼憒憒此何與於名根又見一大家議葬録乞甲撰墓志乙撰葬表乞丙撰傳則又議乞丁撰傳戊撰誄則又議乞巳撰誄乞庚撰挽章則又乞辛壬癸撰挽章余曰何不憚煩如此其家子孫曰吾恐丁巳辛壬癸之慍也余曰彼家葬録無求於我吾省一事吾省一番曲筆諛辭吾甚安佚何慍之有曰丁巳辛壬癸名根重嗚呼此又何與於名根凡此

數者非名根未剷也乃不及於名者也其名根尚埋藏九地之下者也夫世以孝友忠信高潔超曠慨慷義烈之士為好名猶可乃至舉一切鄙陋齷齪之情態而目之曰好名吾不知所好何名名者何物也孔子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屈子曰老冉冉其將至兮恐修名之不立賈子曰烈士殉名是故吾未見有好名者也

文士 徐應雷

夫一世皆意不可一世吾不知誰可一世者一世誰可

者哉蓋意不可一世者一世皆然文士為甚顔介曰一事愜當一句清巧神厲九霄志凌千載自吟自賞不覺更有傍人斯小才而氣浮者也彼得意則容氣横溢不得意則怨天尤人得意而無厭則亦怨天尤人故常意不可一世其志不在高山流水本非伯牙也而謂一世無子期其聽不能察峩峩泱泱本非子期也而謂一世無伯牙才如禰正平必不待孔北海以顯彼非禰正平也而謂一世無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夫世無孔文

舉楊德祖何與吾事也甚矣文士之急知已也獨不聞老子曰知我者希則我貴矣張仲蔚博物善屬文所處蓬蒿没人時人莫識唯劉龔知之而已揚子雲草太玄衆人不好也獨桓譚以為絶倫夫以一世之大而并無劉龔則仲蔚益尊矣并無桓譚則子雲益貴矣彼不求可知而急求人知惟求知愈急而人愈不知則意不可一世之無知已古人抱獨知之契以俟知已於後世揚子雲之草太玄盖後世有揚子雲必好之也師曠之欲

調鍾謂後世有知音者也彼急於求知者惡能待後世哉且後世無知音者而師曠之聰無窮也後世無復揚子雲而子雲之玄不朽也張季鷹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杯酒林君復詩就藁輒棄之曰吾且不欲以詩名一時況後世乎是故雖遯世不見知有以自娱而何以後世為而又何以一世為哉且即欲求天下後世之名乎陶隱居讀書萬餘卷一事不知以為深恥顧惜光景老而彌篤文士如此何敢意不可一世且即無一

書不讀無一事不知乎宋杲曰讀書少無明少讀書多無明多又曰官小人我小官大人我大則才大者人我尤大然則有大才讀書多而意不可一世者其無明多而人我大耶鴻烈曰不小學不大迷不小慧不大愚夫未聞道而博學者猶小學也安得不大迷不能行而多文者猶小慧也安得不大愚然則有博學多文而意不可一世者其大迷大愚耶凡意不可一世者固一世之所不可也而何以不可一世哉是故吾意滿可一世而

亦意不可一世之意不可一世者也然則文士有以文章蓋一世者則何以視一世曰以文章蓋一世者必不以文章為事不以文章為事者必不以文章意不可一世也南華以世外不可世間靈均以獨清不可一世之皆濁陶元亮以無慾不可一世之多慾子長太白子瞻以超上不可一世之齷齪數君子皆出世者也其意所不可以維世曾何文章蓋世之足云

名士 徐應雷

所謂名士者非姓名流傳人人皆知其名之謂也蓋有天下萬世皆知其名不名名士夫伯夷叔齊之與齊景公也一則民到于今稱之一則民無得而稱焉然天下萬世莫不知有齊景公者豈可謂伯夷叔齊名士而齊景公亦名士乎司馬君寔之賢也兒童誦君寔走卒知司馬豈非天下之重名哉然同時公卿大臣其勢力之盛亦能使兒童走卒皆知其名豈可謂皆天下之重名乎博學能文章者或幾與名士齊名而不名名士庸惡

詩文偶然流傳人間者不可謂不朽之業推此以類天下萬世皆知其名而名名士者甚鮮也彼徒以科第仕宦為成名以交游徧海内冠蓋車馬充其門者為名士何也吾獨有感於古之名名士者袁侍中謂韓康伯門庭蕭寂居然有名士風流袁絜每經傳昭户歎曰經其户寂若無聲披其室其人斯在豈非名賢夫名下豈有閒人而曰門庭蕭寂而寂若無聲無乃不知名者也則古之名名士非若今之名名士邪王孝伯言名士不必

奇才但使常得無事痛飲酒熟讀離騷便可稱名士夫痛飲酒何關於名而常得無事又無乃不知名者也且人知飲酒讀騷之名名士而不知常得無事之名名士甚矣其不達於孝伯之旨之輕重也王太尉問眉子汝叔名士何以不相推重眉子曰何有名士終日妄語夫名下應接勢必終日妄語而何以謂終日妄語非名士也王濟輕其癡叔湛所食方丈不以及湛湛取菜蔬對食晚與談易始知之歎曰家有名士三十年而不知濟

之罪也夫三十年不能使從子知而何以驟名名士也崔贍在御史臺獨食備盡珍羞有御史姓裴者伺贍食造之贍不與交言亦不命匕箸明日裴自攜匕箸就食贍謂裴曰昔劉毅在京口冒請鵞炙豈謂是耶君定名士此何以名名士吾以為客自攜匕箸就主人食者名士而主人不命匕箸亦名士也御史自攜匕箸就御史食者名士而癡叔取菜蔬對從子方丈食者亦名士也其傲然不屑一也由此觀之所謂名士者必非姓名流

傳人人皆知其名之謂也然則士有五十無聞沒世不稱者亦可謂名士乎曰不可吾嘗覽故太史陶氏所撰題名記推夫子聞達之旨以論士曰達者為士聞者非士聞猶非士況泯焉無聞者哉吾嘗太息以為名言今不特在家在邦之聞乃至於天下萬世皆知其名且不名名士而況於五十無聞沒世不稱者哉且今人謂五十無聞沒世不稱者與草木同腐吾嘗笑之夫草之萋萋木之欣欣令人欣賞悅翫無已彼五十無聞者必不

如草之萋萋也沒世不稱者必不如木之欣欣也此草木之不如而謂與草木同腐則不可彼其中豈有名士乎然而五十無聞沒世不稱者或能使人人皆知其名未有名士而不名者也故一鄉一國皆知其名不名名士而一鄉一國之名士必有一鄉一國之令名天下皆知其名不名名士而天下之名士必有天下絶盛之名萬世皆知其名不名名士而萬世之名士必有萬世無窮之名蓋姓名流傳至天下萬世皆知其名者僅知其

姓名而已初非令名與絶戚之名無窮之名也惟名士必有令名與絶戚之名無窮之名苟非有令名與絶戚之名無窮之名不名名士而所以名名士又非令名與絶戚之名無窮之名之謂也何以故名士之名非名譽之名也名節是也名與實對苟有其實斯曰名士猶曰名教名理名言云爾炳若日月之謂名教通乎神明之謂名理至當不易之謂名言超然不凡之謂名士

明文海卷九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明文海卷九十六五

詳校官編修臣錢樾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助教臣蔡鎮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賓

謄録貢生臣朱鎮

謄録監生臣李敦源

明文海卷九十五

餘姚黄宗羲編

論十二

廣謚論 徐師曾

國家有大柄焉賞罰是矣國家有大典焉謚法是矣賞罰者一時之榮辱也謚法者萬世之榮辱也夫賢而賞不肖而罰理之常也然賢者或不幸而罰不肖者或幸而賞則是非之辨不明勸懲之典不著而入

主鼓舞天下之術于是乎窮矣聖人知其然而又不可無道以變通之也是以作為謚法以濟之賢者不幸生前罹罰而死後獲美謚則足以為萬世之榮不肖者生前幸賞而死不免惡謚則足以為萬世之辱嗚呼一時之榮辱世俗驚焉然而甚輕也萬世之榮辱衆論定焉斯乃甚重也人情安肯冒一時之榮而甘萬世之辱哉古者臣子於君稱天以謚且猶不敢徇私故有幽厲桀紂之號況君之於臣乎國朝賞罰

當矣間有見稱於生前而不能無議於身後者則謚法誠不可緩也太祖初興未遑此務故惟藩王武臣有謚至成祖始謚文臣是後被賜者多然或緣奏請或出內降不由考功不牒太常予者享美譽不予者免惡名國家二百年文治隆洽而於此顧有不數數然者愚竊怪之豈其別有大焉者而不屑此與抑或恡惜而不予也夫古所謂謚者兼美惡而稱之也是以有榮有辱可勸可懲若予者享美譽不予者免

惡名則榮幸冒於生前辱不及於身後猶廢謚也謚既廢矣將必專恃刑罰以懲惡而可乎愚竊謂令在内則府部院寺五品以上在外則方面諸臣皆當有謚或仕或罷没必申報考功司江南道稽查在任功過評隲人品高下移文太常撰議奏請然後吏禮大臣審定覆題不由閣擬不從中制使天下曉然知賢者雖抑而必伸不肖者雖伸而必抑則勸懲之機風動海内顧有出於刑賞之上者

何憚而不為哉或曰古者生無爵死無謚如子之言不幾於濫乎愚應之曰不然古人所謂爵者有二書曰列爵惟五此以公侯伯子男為爵也孟子曰公卿大夫此人爵也此以公卿大夫為爵也況周人稱爵下逮命士豈必分土析珪然後為爵也方今京朝五品以上在外方面諸臣列於大夫非特周之命士而已以應謚法何名為濫安得謬引曲說而沮古今之大典邪

驛傳論上 徐師曾

驛傳之疲起於借闕借闕之弊起於立法之太嚴朝制員役非公差不得乘傳而進表應朝督解之類又不得列於公差其它以私事行者必大臣奏特旨而後可其法嚴矣夫法太嚴則情有所不堪而勢有所不行故往往逸於法外雖欲禁之不可得也今百官往來於途大約有六一曰赴任謂除官赴任服除赴任遷官赴任調官赴任謫官赴任二曰給假謂給假省親給假展墓給假送父母還鄉妻亡給假送幼子還鄉給假遷葬給假歸娶三曰回籍謂養病回籍丁憂回籍致仕回籍四曰赴京謂考滿赴京注選任滿赴京五曰起復謂病痊起復丁憂起復六曰

還京謂諸給假還京諸如此類自進士恩䕃以及舉貢京官有不乘傳者乎自祖宗來專用符驗符驗例得分給齎奏舍承由是生借闕之弊及東南用兵增置火牌而其弊滋甚厥後更為勘合行未幾年弊復如故則是終不可禁也夫其不可禁者何也勢使然也盖行旅之難不在廪餼而在募夫募夫而不先予之直則不肯應募先予之則中道而逃非遇親識為有司倩使代募鮮有得其力者嗟乎親識有限焉得在在而遇之如必令自出錢而官為之募是令有

司怠棄民務朝夕惶惶為牙儈之事而已可不可也夫官募不可則雖禁之而勢有不能徒令恩澤不出於朝廷而臣下自相為市也愚以為百官往來如公差進表應朝督解四項兼予廪夫其他赴任六項則明開其官其為其事自某處啓行至某處而止或水或陸各注所由由水則但給夫而革其廪餼由陸則既給夫馬仍具饔飱盖饔飱之費省於廪餼若使沽飲食於村莊市肆之中非政體也夫然將見館人得供億之中行旅免雇募之苦豈不兩利

而俱安乎往余待罪兵科繙閱録本見有上言其事者與愚意大畧相同然竟為大臣所抑寢閣不行夫不行者大臣之私非體國之誠也何則大臣僕隷日傍午於途中上者冒公于下者充舍承冒公子則以指揮千百户等護送為名充舍承則以齎奏疏齎軍冊為名行符驗則借分闗行勘合則借勘合恣情需索莫敢誰何前法苟行則此輩非官何敢詐冒縱令詐冒不過舍承耳其與幾何愚故曰大臣之私也如使懐體國之誠則必

行覈寔之法俾恩歸主上獘絕權門百官之往來有限驛傳之應付有時需索不行民自受賜何必膠故襲常徇大臣之私而坐視其獘哉

驛傳論下

徐師曾

驛傳敝於需索其最盛者宗室宦官焉耳自餘則館人行旅迭為強弱彼此低昂勢若持衡然嘗見行旅之强者矣廩夫貼舟徵至倍蓰既予廩矣復索看廩錢既給夫矣復索折夫錢他如捲簾篙鑼船頭伴當名目種種

不一稍不如意則捽首而束縛之捶撻之縣繫之必填溪壑之欲而後止館人無如之何是謂行旅强而館人弱大臣之不飾簠簋者然也又嘗見館人之强者矣有鐍門走匿莫可蹤跡不能久待而去者焉有閉户登陴挂錢予闗無由校論而去者焉有持梃奮搏訟音公言抗拒不敢與敵而去者焉比其既去則越程抄闗駕言應付乾没夫廪徒費徭户行旅亦無如之何是謂館人强而行旅弱庶官之勢力不逮者然也夫行旅雖强可以

廉恥諭可以刑罰懲處之易耳至若館人禁之弗止罪之弗悛良由無籍之徒窟穴其中視職官如弁髦以徭户為奇貨甘刑憲如飲食寧死而不忍舍也愚觀設驛大抵竝音傍州縣之治則有檢束在遼曠之鄉則無忌憚今宜不計道里遠近第循治所而設之雖云稍遠卻蒙寔惠其他隅離州縣者一切革罷又廪餼不市本色時估折金定以三等縣官印緘付丞吏饋之則乾没之輩久當自散近時賢令有行之者此可法也夫不必多但

禁勿逃人立一牌量舟大小以牌予之須到點給及其代還縣官審驗無牌可驗者杖而追其直近亦有行之者此可法也若然則傜户但令出金不必身親至驛夫絕虛名逯無滯客不貲之費什省五六矣而又宗室中嚴祖訓宦官無得濫差驛傳之病庶幾其有瘳乎

均役論 徐師曾

國朝役制首先論丁見於洪武四年詔令者可考也厥後兼論丁糧然未聞專論糧也邇來有司不原祖制凡

遇僉役專視田之多寡以為差殊不知田不足憑者有六富民以餘田竄仕籍是謂詭寄一也揑丁裝田至托女户是謂花分二也産已易主尚存故籍三也田多磽瘠永售不能四也商賈逐末不占坵畝終身無役五也典質規息役之無由六也他如胥吏為奸則披籍取人不以一邑計多寡而以一號計不以一號計多寡而以一區計不以一區計多寡而以一甸一圖計者往往有之則夫以多寡論貧富何足憑也國初京朝官不問崇

畢竝免全户外官雖以品秩為差而所免亦多由是詭寄之弊出惟貧民驟富不識貴臣者然後不得已而花分嘉靖中輔臣桂公蕚請照内外品秩量免丁糧江南糧重所免最少官不自庇豈庇人自玆詭寄頓衰而户非二十畆以上者役終不及故令百畆之家率分十户少亦不下五六户既不論丁雖多何害由是花分之弊滋斯二弊者勢若持衡然此重則彼輕不兩立也愚以謂國初之制太寛而桂公之議太嚴令夫役其身則思

恤其家勞於前則思逸其後是以古者既有官禄又有圭田而庶人在官者其禄亦視農夫以為差宋朝待士尚有祠禄况於口業而可役之乎且桂公之議施諸他省猶可若我江南則京官一品僅免田五十三畝有奇下逮九品則十畝有奇耳於時都御史歐陽公必進巡撫江南亦以其難行也議粮一石准田十畝則京官一品免田二頃九品四十畝耳夫今之四十畝有奇即古之百畝也古者一夫受田百畝其入可食九人又有餘

夫自食其力今九品之家父母妻子以及薪水之丁大率倍於九人既供税糧復充里役已異乎古矣乃自百畒以下至四十畒又僉雜徭使之呼名應役恐非所以體羣臣也夫見刖廢履天下非盡刖者也因噎廢食天下非盡噎者也為人上者惡可懐逆詐之心而行槩廢之法乎愚以為令官户免役縱不能盡如祖制亦宜稍寛其限而必嚴詭寄之罰民田不唯不容其詭寄尤宜并籍其數而必杜花分之奸則自然役不逮貧而有力

之家莫不帖然心服奔走恐後矣若慮二弊未易搜剔則當并委量田進士於履畝之時密詢主名而錯記之曰某都某圖某字圩某坵田若干係某都某圖某甲某人産事竣攅合為一不任親供不假里書於祛弊也何有外此又令三年一會計則無易主存籍之田磽瘠既辨明則無貧富混淆之弊若乃商賈典質不務本業則如長洲吴縣估貲之法皆二百兩准田一頃槩令供役以寓抑末之意夫然後田之多寡足憑而役無不均矣

或疑丁不宜於北不知余非專論丁也兼丁糧而論之也東南苦於論根而不患丁猶西北之苦於論丁而不患糧也因地制宜去泰去甚達諸天下何不利之有

均賦論　徐師曾

什一天下之中正也方今田賦輕者一升重者七斗夫田雖瘠所入豈止一斗雖肥豈至七石不均孰甚焉夫不均者天下之通患也而吾蘇為尤甚蓋天下之賦莫重於東南東南之賦莫重於吾蘇吾蘇之賦又莫重於

長洲及我吳江今姑以吾邑言之嘗聞國初有徵石以
上者宣統中廵撫侍郎周文襄公忱郡守况公鍾嘗為
奏減其額故其所存自一升以至七斗三升者減額之
餘也已而文襄公又病其不均乃立加耗之法六斗以
上悉蠲本色止徵金花銀銀一兩准米四石以常價計
之捐米三斗而足矣六斗以下始加耗米本折兼徵後
復減及五斗直至四斗以上而始加耗矣然自二斗以
上四斗以下亦重額也而與五升三升者同加可謂均

乎故當時重額之田其直最輕而不能售由是鬻田者利目前之厚直忘日後之遺艱詐稱輕額以求售自是户有虛糧而逋負益多矣嘉靖中郡守王公儀廉得其弊乃立圩號推收之法各照所業輕重以輸官而照户推收悉置不論百年之弊一洗殆盡矣特其所論攤耗之法槩以三斗七升六合為則是謂什而取二自此輕額變重而重額愈重所稱平者獨三斗二斗上下耳其與幾何夫以公之美意良法而人猶有所憾者豈無自

哉高下之不分也肥瘠之莫辨也丈量之隱蔽也磨算之挂漏也公占之複除也坍荒之失寔也奸户之無粮也吏胥之歳匿也科麥科租陞科之未入會計也使無是數者則雖攤耗豈至若是之多哉然則如之何而後可曰國家以東南為根本以財賦為命脉誠能不惑浮言不惜俸廪特簡進士中老成才幹者一人准知縣之資專量田之任履畆計步勿假他手辨其高下肥瘠覈其頃畆廣狹以定徵賦之差事竣則簡稱職者如例徵

召授以憲職不稱者罰如是不過數十人假以三年而江南之田可畢均矣由是推之天下因俗制宜任土作賦豈不易易哉此之不務而徒委諸丞簿日玩月愒甚有不可言者吾見刑罰日繁民生日蹙國計日耗嗚呼誠不知其所終也

明文海卷九十五

明文海卷九十六

餘姚黄宗羲編

論十三

諫難上 鄒觀光

始鄒子以進士論劾故相罷戍戍六載相敗起拜給事中無論天下艶慕若威麟祥鳳也者人主屈已而聽大章小疏立得俞可天下高其義而喜人主能受言鄆隆之治有幾矣最後慈寧災復抗章言事忤

旨譎而南楚鄒子曰夫諫難矣哉蘇子言古今論諫常與諷而少直至欲秦儀其術而逢干其心李獻吉非之曰禍天下者洵之言也鷃雀與孔鸞長短哉獻吉之論是也使儀秦之術而可以事君則縱横押闔之徒比肩而事主而端士正人且羞與之為伍何論諫雖然以術而濟其心則不可以誠而盡其心則可夫任術者其言反覆辨難疑于誠而非也夫本誠者其言忱深剴譪疑于術而非也

有事于此君德成敗宗社安危呼吸以之吾顧慮而徘徊謀其國復謀其身計其利復計其害如是者不誠吾無所顧慮而徘徊度其身不度其君創其始不慮其終如是者不誠蝴蛸蠼濩之中及其末章可以静而正也而吾麄龐而翹之暴主過以示直如是者不誠人主方畏議而受名可以巽而道也而吾先為盛氣使人主有所難受如是者不誠誠積于中而時而出之則婉而言之而人主吾悦顬而言之而人主吾亮淺而言之而人主

吾解深而言之而人主吾思廣而言之而不吾迂數而言之而不吾厭危而言之而不吾怒驟而言之而不吾疑斯不亦身與名俱泰而宗社尚亦有利賴哉脫或十言十不效百言百不效吾誠非不積而亦必不效然必不可無吾言冀動人主異日之思而垂萬世鑑則雖言之不效而亦可謂心盡又或十言十不效百言百不效吾姑無言以吾身為標日積其誠信以格人主于蜩蜎窓勿而無以吾身輕發其機如是者即不言而可謂心

盡何也反諸心而誠故也為爾瞻計繇前日言之宜危言諤論植義而匡時以身之去為忠繇今日言之宜愛身重道樹標而格主以身之留為忠不然天下豈復有隆德方聞蒙知遘會如爾瞻氏者而一言不忘諱令人主有逐直臣之名而吾無復進言之日夫諫難矣哉作諫難論

諫難下 鄒觀光

余友元孚一日上封事言宦官擅政及諸大臣附離宦

官慷慨憤烈凡數萬言或語孚如生曰自昔建言之臣身詘而道伸周子得皐去固當顧不免遺議焉何居如生曰近世之言有六而元孚不與焉氣類既殊章癉亦異于是有擯詆善類比周邪流公滅私佞伐直肆然而無顧忌其名曰罔上虞慼靈中慂柄貴下難清議躊躇四顧劑度所不急而細微是苛其名曰竊掇拾陳詞補綴綺語老生豎儒所棄不道而彼栩栩然談策為治安其名曰誕辨之晳爭之強庶幾哉稱諍臣矣夫諫官與史

官異則奈何祇衡其仆弗起者而彈擊之哉而其人與骨則已朽矣其名曰荏抑又有慧而善揣摩者黠而善偵伺者幾所伏巧歷不能計而彼隲其微陽託折檻請劒之忠而隂為附會將迎之計抑折于此而取償于彼其名曰盜抑又有已雖不言而度不乏言者言虞不先也已則不言而度終無言者噤莫可發也一再言之而不勝而度終無大觸忤者聒不遂已也其名曰狡緜斯以談周子有一于是乎而詬病周子斯何以稱矣或曰

盖謂周子激云夫賈生豈不稱天下才哉而立談之頃輒痛哭流涕儒者猶然惜之夫宫闈肘腋之間亦難言矣周子非有投知之愫而一旦排詆禁近故曰周子激也嗟夫世之言激者我亦知之矣巽輭從臾之流習于浮沈而無所激沈捷傈儈之儔托于中庸而不肯激長顧却虞之士較于利害而不敢激夫時君世主非激則無以聞其過憸士壬人非激則無以伐其萌激何負于國乎嗟夫由今之道而欲以髙言讜論効其悃欵則難

矣則難矣

明文海卷九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明文海卷九十七至九十九

詳校官編修臣錢樾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賓

謄録監生臣李敦源

明文海卷九十七

餘姚黄宗羲編

論十四

嗤道學 周思兼

世之庸醫挾其術而不售于天下也曰天下無知己有痺疾者庸醫謂之曰而必無飲酒而必無食肉聽其言則疾者速死死而猶咎其不盡從嗚呼庸醫之誤人危矣哉知其為庸醫而不試其術而庸醫之名幸以聞于

後世而世世之君子猶以不試爲庸醫悲是亦大惑而已矣宋之小人才不足以自達于上故必爲高天下之行以矯天下之名名不足以震于人故必取天下之所共駭且愕非昔日之所聞見者旦夜而習之以自表是故漢以節義稱唐以文章稱居宋之時非學不足以顯于世于是儻然易其冠裳而不以爲恥俄然倡爲異論而無恤于天下之議且怪其師與弟皆若狂然奔走而遠從之以爲真足以窺仲尼之門墻而不察其果與否吁

師知其非仲尼也而謾欺其弟子弟子亦知其師之非仲尼也而亦謾從而聽之相與延譽于世以盜天下之名是故道學之名與人君聞其名之可喜而不察其實之不足以副也故累辟而屢召之以庶幾于賢者之一至而道學亦忘其材之不足以用于世也故偃蹇高卧而後出以睥睨天下之高位而人君亦從而授之及其叩之而易窮用之而易竭與之謀而卒無奇偉之畧以援于衆人則人君亦遂厭之而不親于是激一豪論一

事憤然決去以自附于天下之清議以掩其所短而曰吾以不用去國吁吾不失天下之名而所以孤吾君之心亦多矣世之淺夫疾其盜天下之名而憤其孤君之心則建為偽學之論以遂天下之道學而天下之溺于道學者遂以小人目之而其人亦遂不齒于清議少正卯言奸行僻孔子執而戮之吾未知少正卯之黨其所以目夫子者果何如也而今之君子有能嗤道學者舉世訾之曰此陳同父之流然則同父之論果非也哉

憤橫議 周思兼

天下之事最可患者莫大于國是之橫起而莫知其所定而其最不可為者則在于人主之無斷古者諫無定官而臣民皆得以達其情故下無所壅而上之人安坐以聽之天下大治及後世而諫官立焉天下之事非諫官莫敢言而其杜門不言者有誅而無赦不言者有誅則諫官得以盡其情于上而無所顧忌非諫官莫敢言則臣子之議莫得而亂之而諫官之情愈明故天下

之大議曉然有所別白而其人君亦知天下之利害可以聽之而無疑是故諫無定官者所以大天下之公而諫官之專其責者亦足以遏天下之橫議而不至于亂故漢唐之世國是定于上臣子奉行于下無敢諠譁以亂國家之紀者而大政或失于當則諫官得而陳之而宰相亦得以引其咎而人君亦可以從其說而朝廷之勢益尊是以漢唐無橫議禍昔者宋之亡非一道也而其患起于諫官之職不專而小臣皆得以議國家之政

以攻大臣之不便于己者而其君莫之罪故國家有大
政未有深病于天下而其臣紛然而擊之又紛然而和
之大臣不勝其憤而思所以去之于是有貶斥削奪之
罪國家用一人未有深賊于其君而其臣紛然而攻之
又紛然而和之天子惡其不情而思所以快其怒于是
有流徙安置之罪夫議朝廷之政而至于貶削以去攻
天子之寵臣而至于徒流于外則天下羣然稱之以忠
直而其淺狹小人欲取忠直之名舍是無以自顯故橫

議之風愈昌而不可輯而人君遂莫知所從而國因以亡唐高祖之攻長安也其智足以過突厥之衝而其既也劉文静輩爭之彌日而兩從之而突厥之勢遂昌秦王非房杜之策不見用而所向皆克故宋之亡皆起于羣臣之好爭而人君之莫罷也

論賦薛甲

為國之計莫急于食莫重于兵古者供軍出于鄉遂須禄出于井田無遠輸之勞矣兵軍出于丘乘征役制于

什伍無養兵之費矣足食足兵大端既立卒有水旱盜賊之災亦不足以動其國故得以暇裕舒徐度量諸事而凡百經費不過昻前卻于九賦九貢之中所謂式者式此也所謂詔者詔此也所謂考者考此也蓋計畆而入謂之稅計口而出謂之賦稅出于田不可以多取而賦取諸人亦易以橫斂聖人以為財生天地間止有此數均于稅而盈于賦其弊一也故專于財而均節之是則稅之與賦初若不相干然節于賦則民財不斂亦為

有資于稅者矣夷考其時雖云量入為出亦非强出以求合其人也恒使入者恒羸出者恒縮故九年耕有三年之積此縮之于稅者也歲用有餘歸之職幣此縮之于賦者也以其稅之餘者而行興發之政則足以補助民之不給以其賦之餘者而行泉府之政則足以貸民祭祀喪紀之需取民于常法之中施惠于用法之外真以一人養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也後世此意不存法則猶有近似者唐之租庸調是已租以出粟如貢助庸

以出泉如九賦調以出軍如丘乘雖粟米未免輸之于民然不以庸調參之則人不得起奸于法民力猶未甚竭此善法古而不泥于古者自楊炎取租庸調盡歸之兩稅後世因之然用有盈縮兵有增減費用取給而會計所出不免皆歸之田以一田而供數端之用吏因得以濟私于其中費緣事而起賦緣費而加本出權宜按為成法前之加者事廢而仍存後之起者方加而未艾蓋未暇論興發補助之政欲自支吾目前不可得矣不

謂法弊得乎我朝因田定税正税有定額撮勺不可加減其餘凡百經費一出正額外每一費出則揔括若干計畆而加此于法誠便于用誠足但加增之賦非從天降地出以此取之似乎罔民為不可爾然亦豈當國者樂為此哉其源皆起于租庸調既併蠹穴盤亙不可窒塞故雖有愛民之君亦不得溥其仁惠之心雖有通變之臣亦不能行其均式之政間有嘉言善行可師法者不過減膳省費裁冗官幾百員汰冗兵幾千人而已未

有搜奸剔蠹曠然一新追復隆古之盛者勢不可也夫因循者易為力創始者難為功以今日言之雖云井田上古之遺制然欲復井田須復封建造端宏大驚疑庶民與創始者何異此決不可為已要以倣井田為之而民不病則唐租庸調之制其尚可復乎

論兵 薛甲

今天下之法備矣補偏救弊之政要在于有漸而不驚古者邊庭未有能為中國患者也惟吾中國之法不至

故邊庭起而乘之今夫聚兵百萬列屯數千分將而守之雖有覬覦亦震焉而不敢動一旦盜發于中國而土兵不足以制則其勢不得不調邊鄙之兵彼其日夜荷戈執銳以與匈奴戰勇悍强力一足以當土兵之十此其剪盜宜若拉朽振槁然而制勝反出土兵後何哉盜賊虞邊兵之窮其穴則竄伏于高深土兵慮邊兵之專其功則恥為之鄉導窮追則地勢不習散歸則再調之難于是屯聚而守之曠日持久以待其斃則府庫內竭

邊鄙外虛而外敵之患乘間起矣此天下之大患也今西北屯重兵而中國要害皆立衛所此其為法可百世無弊愚獨以為可漸而變者鄉兵是也我朝鄉兵皆出于田庶古者寓兵于農之意然其實有不同者古者兵出于井田所集者皆其父兄子弟之兵今者田聚于富室所閱者皆其傭倩顧直之輩夫其為傭倩顧直也吾固可因其利導之彼其操戈以就閱一志以承命亦曰吾受若直當然也彼處其實吾以名試之可乎要在因

耳目之所習者作新其氣因心志之所安者便熟其節平居簡閲之有道則臨難皆勝兵也吾又以時使盤詰其鄉之小盜有捕獲者以獲與之夫盜賊皆起于細微小盜不戢故轉而為大盜今吾重購以厲素教之兵則莫不競勸發擿搜訪穿窬必獲盜賊何所容其奸哉如是則内可以消中國之寇攘外可以防四裔之竊發不易人耳目而勝兵布天下皆時務之最大者要在畫一以示有司如古者立標簡試之法使承而用之則得之

矣

活魚論　陸容

杭俗尚活魚故市魚者必畜之水久則或側或仰殭浮水中顒頩喁喁尚活也不活者人恥買之予始至杭聞此風致食魚必細嘗之覺腥韌而不鮮澹薄而無味殆不若吾鄉之不活者未知其所以也及之於潛食一魚甚佳問之庖人已非活者蓋其俗猶吾鄉也後之新城之富陽亦莫不然予始悟而知之蓋活水之魚固多風

味使非活水茍得遊動則亦適其性而不損其真也杭城四周皆堰無活水養魚則魚無風味有自來矣及漁人欲活者以應不時之需則預網而籠之水中是猶平居温飽逸樂之人困之囹圄非其所也命雖未盡而其血肉精華蓋已憔悴消削之矣于是日取入市特市其名耳尚何計其風味之何如哉吾鄉食魚不拘活死故魚之不活者猶肥人遇害暴死息雖不存其肌體之豐腴脂血之凝固自若也故予嘗謂杭之魚得其名于殘

喘之餘蘇之魚全其味于一死之後然則杭之人以活魚相尚者皆食其名而不知其味者也知其味則名固不足較矣嗚呼天下之徇名而不求其實者豈特活魚而已哉豈特活魚而已哉予于是乎有感

潮汐論 趙樞生

潮汐之說古今論之詳矣自余襄公海潮論一出而諸說皆廢于是張子邵子宗之而朱子信之張子謂地有升降地純隂凝靜之物豈有升降之理邵子謂地有喘

息不知地塊然一物豈有喘息之理故謂地有升降不若謂氣有升降謂地有喘息不若謂氣有喘息也喘息即升降也是乃元氣之氣絶地浮天而非地之所得而圓者也故嘘之而若浮吸之而若縮譬猶湯之在釜其沸也足以騰糟乎釜之外而非釜之有升降也然則元氣曷為而有是升降與喘息曰陰陽相蒸也水火既濟也元氣非陰陽則不能生化陰陽非蒸激則不能生物水者陰火者陽水生于天一而地六成之火生于地二而

天七成之是水火既濟天地相交造化之至精也海者陰也其有潮汐者陽所蒸也猶水在釜而熱之薪也人徒見火附于木而陽無所附不知天地間有煴鬱熩煖之氣固無形之烈焰而天地之大火也以是為薪宜其能灼海水而騰大地矣或曰如子之言則凡水皆有火皆能蒸之而使沸矣江淮河漢之水何以獨無潮汐耶曰江淮河漢之水皆發源于山而流行于地中者也此其為物與始生之元氣固不能無間矣若夫海水

則發源于天一而絕地浮天者也故能與元氣相為升降夫與元氣相為升降則能使陰陽盈薄而生潮汐不與元氣相為升降者則陰陽隔絕雖火性未離而其盈縮之機息矣猶之人身血氣然其聚而在心則元氣會合而升降有候若散而在四肢則空竅閉塞而有不能者然則山川在地皆所以為元氣障也使有排山倒海舉大地而沈之則吾但見鯨波濁浪盪雲沃日混然太虛中不知孰為海也孰為江淮河漢也孰為有潮汐也

孰為無潮汐也安得謂為地之喘息乎然則所謂應月者其義何在曰此尤非知理者夫月隂精也水隂氣也葢其類同矣然月之行于天則有方位潮生于海亦有方位乎且彼所謂月臨卯酉則潮漲于東西也豈獨不漲于南北乎謂月臨子午則潮平于南北也豈獨不平于東西乎今以居東海者言之此海之西也以為月臨于酉而東海之潮左來是矣不知有人居東海之東者潮獨不右去乎推之四海莫不皆然故潮之生也東西

南北靡不横溢非流于東則不流于西非流于南則不流于北而不可以子午卯酉論也然則潮何以有盈縮曰盧肇之言近之矣曰激海而潮生是也獨其言日而不言月耳一日之間日月出于海者各一而潮汐之生于海者亦各一方其日月始出則升而為盈及其日月遠于海則降而為縮禮有之祭日曰朝祭月曰夕江海之水朝生為潮夕至為汐則潮應乎日汐應乎月日月迴環于上元氣盪薄于下而海水為之沸此所謂陰陽

相蒸水火既濟而其理適相符合者也安得謂之獨應月而不應日乎今夫聚一泓水于盆盎中有一物從中躍出則其水必然四溢妄行少焉則復還其故此理至明者至于潮汐則以為陰類之應月吾不知其何說也且月既已離海而上升于天矣潮胡為而亦從之苟謂精氣相感則何不從之于天而惟于地中與之懸應乎且水與月既以陰類相從矣則火與日亦陽類也日行于天火獨何不從之乎至所謂一月之潮大于朔望一

歲之潮大于春秋則係氣之盛衰如冬夏有寒燠日晷有修短理之自然不待論矣

巾論 孟思

伊古玄始喆聖肇生權輿文物弘啟典制觀翬翟感角頔旃冕有成纓緌斯備飾首之製遐哉邈乎盖以開人文之休觀革冒皮于洪濛者也至夫文章誕著組織聿興絲帛元首之上勾領霞冒之下憲度精而益備風氣祛而轉盛夏商周之代興收哻弁之迭變非徒異古人

新令制也時宜焉耳矣後其著者婁端治禮章甫頗相
君子容良其冠曰進儒者究天其弁特圜及其敝也鄭
藏以聚鷸而貽戚鄺生以側注而干時約竹蒙楯苟簡
于裁成巧士岸幘奚取于名義此下趨之世馳騖之俗
也逮乎宋握天鏡人文炳煥時有眉山蘇軾曠世英髦
雋才絕學宏辭遒句遠駕淵雲麗賦清章前無陸謝方
諸漢時南陽之朱北海之孔聲譽頡頏然而睿心哲性
創制物始穢時冠慕古道安于山林清逸也裁幅為巾

垂帛象纓雅製不羣豐儉適義誠儒者偉儀隱居之高蹈也今其妙譽恒芳遺規猶在乃有謭歷小生鄙偽陋儒竊宵燭之光擬顰捧之迹噂沓權門貫求都市汩没于囂紛臭處塵容俗狀之中爾乃首山林之巾心壟斷之賤節非幼安而服青帽德媿有道而效折角宋一坡翁今何多也昔仲尼居宋章甫同人從殷道也哀問舜冠孔對以德崇性本也今巍巍焉纍纍焉皆蘇其首亦堯服而桀行冠夷而心跖使其因名眡義顧影思形方

且心悚而神愧辱多而榮尠矣亦何必前辱古人後累時彦而速畫虎續貂之刺爲故夫矯詐飈起而奸時制象恭僞行而釣虛譽者君子欲毀裂而擲之誠恥之也

論三代 孟思

唐虞而後有天下者曰夏商周謂之曰三代而其君之聖而創業者曰禹湯文武謂之曰三王後世之士肆口而談縱筆而書以望功業之盛者必曰三代之治以望君之聖且賢者必曰三代之君天下莫之有異焉者也

然人之賢聖者不常有而天下之理勢不常治今試以詩書之所載史冊之所紀質而驗之其于後世亦未必常治也禹功之在天下而浹人心萬世莫之忘也千歲之下尚有魚鼈之思夫何啟立未幾也而有扈不服乃至大戰于甘而召六卿亦岌岌矣三苗之征彼且蠻服不至是也啟崩又未幾也羿逐太康于河仲康立又未幾也而胤侯之役又興相立又未幾也而為浞澆之滅甚慘自是而後夏德日衰諸侯不朝矣四百七十一年

之間求如禹啓之世亦不能半之也商世稱多賢君孟子曰賢聖之君六七作湯之後而太甲使不伊尹典刑厥德顛覆未可知也雍己立而殷道衰諸侯不至也陽甲立而殷又衰諸侯益又不至也自仲丁而後廢適立弟爭相代立比九世亂使無盤庚武丁殷道又未可知也易載鬼方詩頌中興則四百九十六年之間前之亂亦不為少矣周以仁厚立國歷世積累何基之厚也武王弔伐四海永清一傳而三監畔亂使聖臣狼跋于東

再傳而膠船肆虐使昭王溺死于南三傳而穆王耄荒幾亡于徐偃五傳而懿王不道見刺于詩人厲王之流于彘幽王之弑于戎使無宣王一中興致詩人美頌之義則二百五十七年之間赫赫宗周滅已久矣後至平王車轍一東陵夷不如一列國萎然紛然殆不能君孰謂卜年八百之常治哉雅亡而春秋作聖人有大不忍書者矣夫天下之勢一也盛衰相尋而世不常治天下之人一也善惡相軋而君不常賢况時或有君而無臣世

或有臣而無君安能百年之盛治哉故觀之詩書之贊頌載之文士之揄揚以古之三代似乎别有一天下而非後世之可及及考之治亂之迹亦太平之不多日而已余為此說非劣聖謗詩書也亦欲後之君臣相與用賢圖治則曰三代者非虛言矣果非别有一天下而非後世之可企及也

明文海卷九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海卷九十八

餘姚黄宗羲編

論十五

毛詩論 楊兆京

記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此詩教也亦孔子删詩之教也夫人心之不能有正而無邪也中人以下所必不能免也今也聖人立言以垂教但彬彬焉告天下後世曰若者為閨門之化也若者為邦國之儀也

天下後世之人讀其書想見其人當此之時孰不肅焉生敬慨焉生慕哉迨其情移事接其心有不可知矣于是其邪焉者駸駸復生彼且不自知為邪矣即自知為邪將以為情之匿者聖人所不忍窮也又不然則以為情之至者聖人所不及知也是邪為主而正反為客客時去時來而主常在以時去時來者而欲勝其所常在其勢必不可得矣語云見其作而不見其撤雖盜跖為伯夷可也譬若有人之與端人正士

接也方其敷陳禮義稱説先王孰不敬而無斁淫僻之語燕私之情感屏而不道蓋恐言之者褻尊聽之者嫌于推見至隐耳及其既退一與淫朋比昵者俱我不知一如對端人正士之時乎或亦有未可知也然則至是而聖人之術窮矣今詩之為教則不然狡童遊女之怨咨不妨與明君哲相之賡和並垂為鑒觀如易之吉凶並列如春秋之賢奸並書以聽人自擇焉而聖人若無與乎其事則天下後世之人見其邪之有合乎己之所

為者孰不赧焉深恥索焉無味哉

禮論　楊兆京

禮也者聖人持天下之大權而隱于無形者也禮起于人心之有所不敢聖人因而止之禮緣于人心之有所不安聖人因而用之所以勇怯智愚至此不知何故咸俛首卻步而不能踰此聖人之神化藏于迂濶繁重之中人固莫得而知也今夫天下之大必非一人之力所能勝也亦非嚴刑峻法所能齊一也至治之世君臣相

安兵革不試若有繩尺以束之誰為之與至秦幷天下始一任其威力以愚黔首焚滅先王之禮樂惟恐其不盡不旋踵天下羣然而爭而後知先王為慮之遠也且夫生民各有無涯之欲也苟窮其欲而莫為之止則天下必無有安于人下者矣先王于是命名以定之陳數以紀之自后王以至于祗隸各隨其才與分之所至而莫之競所以悅其耳目擾其心思者童而習之白首而不解其故不惟君父樂得其尊臣子亦樂得其卑此豈

勉强而然與嘗試執徒隷之人而被之以章服不必刑罰隨其後也已亦驚顧而不敢居矣子弟坐于堂父兄趨于側不必斧鉞以誅之也已亦跼蹐而不安矣先王知其有不敢與不安之心而後知民之可以禮御也故因其一念而衍之為節目制之為度數其說愈繁其事愈贅而此不敢與不安之心乃愈著明于天下而不可隠于是推之天地通之鬼神凡吉凶軍嘉之事逮夫一旋一折之間莫不從而為之說非真有所凖則而分毫

不可缺也先王以為禮緣義起必如是而後快于是賢者思其意愚者習其數以為先王之制如是其不測也孰知皆出于不敢與不安之心哉先王又知人心之不一也既制禮矣則又起而損益之隨時而起隨地而起時之所趨不知其端或始于朝市或出于閨闈衣冠言動創于一人羣焉樂效積久而風氣移易雖有神禹莫能禁止此其人皆智雕萬物足以奪先王之權者也故先王畏之戒之而又無可如何也于是因而利導持其

本不爭其末神而化之使民宜之何必古之是而今之非與此禮之因時而起者也若夫荒遠之紀不可以治商周燕齊之俗不可以施吳越彼其聞見之所習風土之所宜性使然矣必欲强異以為同則必至于扞格而難通天下不知禮之樂將以為先王之禮抑何其不情也其勢亦終莫之為奉行易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此禮之因地而起者也因乎時因乎地而一因乎人心雖有勇怯智愚孰不樂為之用哉

聖人論上 戴士琳

民之天札也司命仇之也司命之仇于民也其釁聖人開之也聖人盖有功于萬民者而實以抉真宰之秘發渾沌之藏要造化之柄而竊弄之故司命亦還而仇于人試觀洪濛已前及文字已後一切作用何者不與造物闌抉而欲全其天也大抵含生羣動以不生為生求其生則不生矣求其壽則不壽矣聖人出而教民衣食不免戕及衆生之輩以求養生已不免微憾于天地至

剖魚鳥為書畫竒偶為易則兩儀之秘大為宣洩而且算歴齊衡秒山測海令天地無可藏其竅用其權故天地亦秉人之巧智設為機穽以愚之令自戕琢以老如聲色嗜好人競趨而不覺皆從開闢已後日增月益以迄于今也甚則治亂相尋積骸如山流血成池至極慘毒造物亦憒憒然不一置問若曰不如是此其智謀巧幻安所極哉噫可懼矣果聖人開其釁耶抑學聖人者之自為釁也然則何道而解曰塞其兊

聖人論下

戴士琳

尼父已前文章出聖人故為六經尼父已後文章出賢智者故為諸子六經之統一一故純諸子之說散散故漓然其漓也皆各立門户創自胸臆以求合于大道寗誕怪支離不肯雷同附和至秦漢之交而文章之變極矣宇宙間之情理攄洩殆盡矣祖龍一炬幾于混沌假令復有尼父必反而歸之于黙乃漢儒不解此理襲經而訓詁之遷固襲春秋而史之其後遞襲而遞下晉人

之清言襲老莊而誕者也黄初已下曁于開元襲範而浮靡者也宋人之理學襲易洪範而支離者也其後無可襲則為制舉義又襲訓詁理學而失之鄙俚者也吾不知尼父有知宜何如太息也嗟乎六經聖人之糟粕不意此糟粕為人心蠹一至今日數聖人有知又何如太息也

釋論　戴士琳

竺乾氏之書有功于聖門也闢之者非深于其書者也

夫聖門立論貴在中庸而痛懲夫賢智者若愚夫愚婦又欲引而收之于大道當佛氏未入中國已前諸子百家縱横辨博創臆快心爭奇競爽以與聖人之書作敵彼皆高明特達之夫不受降束故不肯俯心而從大道自佛氏教行欲不立文字空有我之相打佛罵祖以求解脱而天下高明之人殆盡捐其智數才能以求見性無復敢為異説以抗聖人者乃其于下愚不肖又以小果修羅之利害脅而動之其説甲近易曉令愚民皆洗

心滌慮終其世而不敢背蓋乘有大小教其權實能上收夫賢智者下逮于愚不肖而僅餘中才一等以歸于聖人之道豈非大有裨于聖門哉何世之必欲闢之也

明文海卷九十八

明文海卷九十九

餘姚黃宗羲編

論十六

井田論 顧大章

井田之不可行學者皆能言之其說莫辨于蘇子蘇子曰井田成而民之死也骨已朽矣蓋第言其難成也若夫行之之不為利而為害則蘇子未之及也且愚以為殷周之世蓋未嘗舉海内而盡井之也請先正言其害

井田之法方里而井井百而成成百而同蓋百里之國提封萬井而已城郭溝塗三分去一故註疏之家以為止于六千四百井每井而八夫為夫五萬一千六百今世繁庶之邑生齒有數倍此者其將何以給之孟子曰天下之生民久矣一治一亂夫亂極而始治其生必耗治極而未亂其生必繁以百里之法賦之其始也必患其地之曠而其終也必患其人之倍患其地之曠則虛其地以待其人猶之可也一再傳而地與人相得矣自

是而漸倍焉其將何以給之韓非曰人有五子不為多矣夫一人而五子老而傳百畝則授之長矣自其仲以及其季寸土之茅無獲焉剖而耕則非制也是以慈父必憂其幼子而賢兄必憂其有弱弟憂之而無以為計產子將有不舉者焉如是則骨肉之恩殘慈孝之理虧矣曰閭井之田宜有絕而歸于官者因而賦之可也令民户之絕者令得以兄弟之子為嗣富民之老而無子者族之不肖人睥睨而竊幸其死甚則毒殺行焉彼骨

肉也而若是使閭閻之絕者人得而取之則隣里而產
子也將不為賀而為戚如是則睚任之敎廢陰賊之計
興矣且絕者適而一耳圜視而欲取之者十將誰授而
可必且差次其年之長幼而等其分之疏戚交爭焉則
貪吏黠胥將狡焉而肆其慾如是則請寄之途廣賕賂
之門啓矣即有公中之長覈其當而授之飽其一九猶
然飢也度其久而終不可得必相聚而為奸邪以幸旦
夕之飽如是則盜竊之權衆刀鋸之用亟矣聖人者以

仁義禮智治天下者也骨肉之恩殘慈孝之理虧則喪其仁睦任之教廢陰賊之計興則喪其義請寄之途廣賕賂之門啟則喪其禮盜竊之羣衆刀鋸之用亟則喪其智率天下而喪其仁義禮智以胥于大亂之歸者必井田為之也吾見其害之浮于利也曰是則然矣殷周之井田通乎天下自孟子迄于今無異說也于何而得之曰得之孟子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夫貢之更為助也猶易為也若既七十

而助矣民田之治為道途浚為溝洫者自一夫之間積而通之以達于千夫萬夫如此其多制也驟而更為百畝則向之為道途溝洫者將隳之堙之以為田而其為田者復治之浚之以為道途溝洫雖盡海内之田十年而不得耕其勢猶未幾也殷民之出于水火者僅然生耳烏得此十年之蓋藏以盡廢其井而從事于畚鍤乎將武王周公别有道以廩食之也且二聖人之在位亦幾耳武王末受命二年而疾疾瘳三年又二年而致政

焉得此十年之暇而為之如曰為之而未成以待成康也體國經野之未制而驟興禮樂號為功成治定周公無乃恥之此得之孟子而為吾之說者一也孟子曰惟助為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當是時周儼然東耳燕衛魯宋以暨泗上諸侯猶周之建國也周而助焉徵諸周而可矣雖與亦之云其詞何疑而不定乎此得之孟子而為吾之說者二也又曰使畢戰問井地孟子曰夫仁政必自經界始夫滕文之昭也而周之卜正也

諸侯盡徹滕豈後焉有其舉之宜歸視諸故府何咨于孟子籍曰有司失其籍矣孟子之立言也亦宜告以慈忘之過而勉以祖武之繩今之教畢戰也其詞若創云爾使滕之君臣忘其祖而惟吾是師其言不讓無乃疚焉有以知滕之向未徹也此得之孟子而為吾之說者三也又曰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夫郊遂之殊于都鄙固也孟子不以告齊梁而獨以告滕何耶豈非托之空言則理可概舉見之行事則勢須區別乎高

山之阿廣川之隈林麓沮洳險阻之隘國乎其間者其為郊遂也大矣孟子不敢徑情于五十里之滕而周先王乃膠柱于千八百國何孟子之智而周先王之愚此得之孟子而為吾之說者四也他日又言曰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夫此之九一者為殷之助耶為周之徹耶夫其助也周之侯于商者四百餘年其助也宜久矣何待文王其徹也天下盡助而周獨為之徹變禮革制以自彰其受命服事之誠或不其然又以知岐之田向

未井也田之向未井也獨岐也與哉此得之孟子而為吾之説者五也竊謂三代之治天下也所為煩委曲折以制其產而養其民者亦盡之于畿内焉耳外諸侯之嗣者各使物土之宜以自治而不親授之以法故殷之助止于亳而周之徹止于岐與東都魯之為徹也則周公之教也齊富以魚鹽晉強以戎索烏在其必井田哉岐與東都之徹其久而澈也無有道之君子以通其變而遂裂于商鞅李悝之手鞅之所開則岐阡陌也東都

之畧蓋有侵于晉而析于魏者焉悝盡地力其在是與魯與東遷之王守其故而不變者也田之不給其民之愿者去為商賈而其亡賴者羣而私養于權門以為公室之禍太史公曰洛陽民多賈子家羈之處季氏也曰隱民多取食焉豈不灼然于前史哉趙也韓也田齊也燕也楚也不聞其阡陌之開地力之盡而井田之迹亦各無有存焉者豈非其始之未嘗通行哉敢以是補蘇子之畧

明文海卷九十九